

《釋名》考論

◎陳建初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釋名敘

漢劉熙撰

熙以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
 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各號雅俗各方多殊
 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
 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
 夫名之與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

釋名考論
 篇至於事類未

博物君子其若

《釋名》考論

◎陈建初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釋名敘

漢劉熙撰



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象其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多殊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折天巧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尚功也夫名之與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释名》考论 / 陈建初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1081 - 683 - 0

I. 释... II. 陈... III. ①训诂②释名—研究
IV. H1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8791 号

《释名》考论

陈建初 著

-
- ◇责任编辑: 宋 瑛
 - ◇责任校对: 蒋旭东
 -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670 × 960 1/16
 - ◇印张: 20. 75
 - ◇字数: 298 千字
 -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1000 册
 -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683 - 0
 - ◇定价: 38. 00 元
-



1955年生，汉族。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训诂学和汉语语源学研究，先后发表论著四十余种。主要有：《〈释名〉考论》《白话〈论衡〉》《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论黄侃先生的语源学思想》《汉字形体在汉语语源研究中的地位》《汉语语源研究中的认知观》《〈释名〉同源词疏证》《论“深”“慄”同源》《辞书“冒滥”释义辩证》《读〈左〉〈史〉献疑》《〈释名〉中部分未见于〈汉语大词典〉的语词考》等。

序

“天”何以谓之“天”，“地”何以谓之“地”，“人”何以谓之“人”，这是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对这些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构成了语源学。若进一步追问，进一步解答，再追问，再解答……就进入了哲学的范畴。可惜，我们的老祖宗只问了第一步，而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始终没有问，所以我们中国只有古老的语源研究，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哲学。差一步，或者几步，竟成天壤之别，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民族的无限的遗憾，我们只好去向西方学习语言哲学。惜乎！惜乎！对此我们不无感悟：学问学问，为什么学了还要问？不学不算有学问，不问也不能说有学问。只学不问，拾人牙慧；只问不学，难以入门。学问结合，方能登堂入室，方能独辟蹊径，巍然大家。中国人勤于学，拙于问，故学问之道，能骄人者几希，为之一叹！

然而就是这古老的语源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思想遗产和语言遗产，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

最早、最系统研究语源的著作当称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名》一书，现为八卷，共二十七篇，始于释天，终于释丧制。全书因音求义，音义互证，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探求事物得名之由，考镜语词演变之迹，可为语源研究之典要，在语源研究史上当享有崇高的地位。有清以来，研究者众，或补益，或校释，皆属文献学之研究，真正从语源的角度进行研究者，当从现代学者开始，但由于研究深度、语源判断标准各异，诸家对是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或褒扬过甚，奉为圭臬；或贬抑之极，弃为废屣。实则皆为皮相之论，未为典要。

要客观正确地评价《释名》，须先认识《释名》，了解《释名》，欲认识了解《释名》，须解剖透视《释名》。因而有必要对《释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全面系统研究《释名》，须解决如下问题：1. 刘熙著《释名》有无语言思想指导，如果有，这个思想是什么？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正确的吗？以现代的眼光看又如何呢？2. 《释名》所探究出的事物得名之

由,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多少是不正确的?有多少是部分正确的?3.《释名》的语源研究对我们现代的语源研究有什么启示?4.《释名》探求语源的方法是什么?是科学的吗?5.《释名》中的语音、训诂资料对语音史、词汇史、词义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部分解决了,有些看似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故仍有研究的必要。

陈君建初,好学深思,学有根底,复以为人稳捷,思想深沉,故言不妄发,论不虚立。所写文章,上个世纪80年代即为人所重,在学界有较好影响,虽未能卓然成家,谓之青年英杰,当无愧矣。然世事多变,价值颠倒,世人求名重于求实,逐利重于逐义,静心书斋、诚意学问者能有几人?陈君建初,虽厕身政务十有余年,教学、管理双肩挑,身心不免困累,但于学问仍能孜孜而不忘,十数年来,已文章盈尺,成绩斐然。新世纪伊始,为求新进而萌生攻读博之意,乃折节从余游。而愚生性鲁椎,学殖荒废,自顾不暇,无以启人。故遵老子“有生于无”之教,以“无”授之,只得以“当其无,有之用”为自慰。而在与建初的切磋中,我获益匪浅,既开阔了学术眼界,又优化了知识结构。我授建初以名,建初报我以实。庄生曰:“名者,实之宾也。”建初得宾,又亏了也。

建初的《释名考论》以其深厚的训诂、音韵和文献功底对《释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基本上解决了上文所提到的几个问题。其所考者,论理严密,证据确凿,殊可信从。其所论考,发人未发,新颖可喜,多有创获。文章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诸领域,而熟悉其中一个领域者,即可名家。建初能熟练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想见其功力之深,其难度之大,其费时之多。知难而进,学者本色,如建初者,真学者也。

以此为序,聊胜于无。然而无是有的起点,有是无的结果,无即是有,有即是无,何太斤斤?

蒋冀骋

于湖南师范大学无知斋

2007年3月9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刘熙和他的《释名》	(8)
第一节 今本《释名》的作者	(8)
第二节 刘熙其人	(11)
第三节 《释名》其书	(16)
第二章 《释名》释例	(23)
第一节 选字与编排例	(23)
第二节 训释例之一:声训	(34)
第三节 训释例之二:直陈	(43)
第四节 训释例之三:前诂与申训	(51)
第五节 训释杂例	(63)
第三章 《释名》的语源学观及推源方法	(79)
第一节 《释名》的语源学观	(79)
第二节 《释名》的推源方法	(83)
第四章 《释名》所推语源的验证	(116)
第一节 《释名》所推语源的验证方法	(117)
第二节 《释名》声训推源的声音关系验证	(129)
第三节 《释名》声训推源的意义关系验证	(159)

第五章 《释名》语源探索的成就与局限	(214)
第一节 《释名》语源探索的成就与贡献	(214)
第二节 《释名》语源探索的历史局限	(260)
第六章 《释名》的语料价值	(282)
第一节 《释名》释语中的复音词	(283)
第二节 《释名》中部分未见于《汉语大辞典》的语词考	(303)
参考文献	(314)
后记	(322)

绪 论

《释名》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书。我国“小学”自汉代兴起,发展迅速,其标志性的成果便是《尔雅》、《说文解字》、《方言》和《释名》的出现,分别代表了传统语言学几个不同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在内容和方法上为此后上千年的走向奠定了基础,形成了范式。其中《尔雅》作为通释语义的专书,成了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古代义书类字书的代表作,《说文解字》和《方言》也分别成为传统文字学和方言学的奠基之作,它们都受到历代学人的高度评价和赞誉,研究者代代相承,不绝如流。唯独《释名》没有这种幸运,虽然它也是这个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但一千七八百年来,特别是有清以前,不仅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且鲜有人真正认清了它的面貌和价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始有所改观,特别是80年代以来经一大批学者的努力,《释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嫌不足,远没有还给《释名》应有的学术地位。下面我们通过历史的简要回顾来考察一下《释名》的研究现状,通过审视其不足来明确我们所要做的研究工作。

一、《释名》研究的现状

《释名》自东汉末年问世以来至清之前,转相征引者夥矣,而整理研究者却鲜少。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慧琳一切经音义》、《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白孔书帖》、《初学记》、《太平御览》、《广韵》等类书和字书征引过,^①说明《释名》是有影响、为文人士学者所推重的。但征引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经典而视之为《尔雅》的辅翼,

^① 丁山提:《释名释说明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年第5~8号。

还并不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来对待,如明代郎奎金就称之为《逸雅》,将其刻入《五雅全书》,此其明证。清人王先谦是古人中研究《释名》用功最深、功劳最大的一个,他评价说:“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已。隋唐以还,称引最夥,流溉后学,取重通人,往往古义旧音,展卷有会,语其佳处,寻绎靡穷。”^①强调的是它对“儒门”、“经说”的有用,是它对“古义旧音”的保存,此亦可见一斑。

《释名》至清代才开始加以整理、校勘和注疏。清人从事过整理研究工作的学者主要有毕沅、江声、洪颐煊、顾广圻、吴志忠、皮锡瑞、成蓉镜、叶德炯、王启原、王先谦、吴翊寅、王仁俊、郑珍和孙诒让等人。主要的著作有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还有成蓉镜的《释名补正》、吴翊寅的《释名校议》、王仁俊的《释名集校》、顾广圻的《释名略例》和孙诒让的《札迻》等。李传书先生认为,清人对《释名》的整理研究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校勘文字,二是考证名物,三是阐明体例,四是辨明音读。^②如前所论,清人尚没有也不可能把《释名》当作语源学的著作来研究评价,尽管他们在疏证中涉及了具体词的音义来源问题,但那是不自觉的。正如沈兼士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清人不明《释名》声训的真正性质,“故自毕沅、江声逮及王先谦辈之疏证《释名》,皆多事校讎,而于音义相依之理,尚无系统的说明”。^③

真正从语源学的视角来考察研究《释名》应该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50年代以前最具代表性的我认为有两人:一是丁山提,二是齐佩瑢。丁氏作《释名释》和《释名释说明书》,他批评清儒对《释名》的校释疏证之类没有抓住其推语源的根本性质,不满意他们的郢书燕说,其言曰:“第一不满意是以《说文》纠正《释名》俗字,和望文生义的校补;第二是前人疏证,不知向‘语根’上推求,徒徒拿疏证《尔雅》、《方言》等方法来贯通字义。”又说:“他(笔者按,指刘熙)所说的‘所以’据我‘鼠目寸光’

①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

② 李传书:《清人对〈释名〉的整理与研究》,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 沈兼士:《声训论》,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看,就是说由来。他既注重命名的由来,我所以认《释名》为中国语言缘起学的一部要著。可是毕沅、皮锡瑞、成蓉镜、孙诒让诸人,知向语言缘起方面推原立论的根本就没有。……‘差以毫厘,谬以千里’,《释名》遂牢不可破成为字义学了,所以命名之意遂成了绝调。”^①丁氏说的“语言缘起学”当即我们今所谓语源学,丁氏批评清儒不能向语源学方面推源立论,可知他的《释名释》是以语源学的眼光来阐释《释名》的了。另一位学者齐佩瑑先生也在40年代初撰《〈释名〉音训举例及其在语言学上之贡献》一文,^②并在稍晚的《训诂学概论》中摘录其相关内容:(甲)论事物命名之所因。据《释名》声训将事物得名的由来归纳为实、德、业三者并细分为形貌、颜色、声音、性质、成分、作用、位置、比喻等八类。(乙)论语原和词品的关系。指出“事物之得名既不外实德业三者,故其释语原也,也不外以名动静状等词互释”。并具体分析《释名》声训中名动静状等词互释的情况。(丙)论同根名动诸词的先后问题。即讨论了《释名》具体声训中被释词和训释词到底谁是源的问题,还牵涉到文字孳乳与语词繁衍的关系问题。(丁)论研究语原及其分化语之“通”与“专”。分析《释名》声训的语音关系,提出探求语根是以语言(音义)为主,而不以字形为主。在理论上语原的推求贵乎观其汇通,而在实用上分化的辨析在别其精专。齐氏以为这四点都是研讨语原及分化者的当今急务,而刘熙竟然在千五百年前已启发其端绪,^③推崇之意溢于言表!想到他所说的:“汉代训诂虽尚音训,然专求语原而能自成体系之书,惟有《释名》。从来对于《释名》的批评,毁誉各半,毁谤者固无论矣,即赞誉者也多未能认识它的真正价值。”我们深感齐氏可能是真正认识到《释名》价值的第一人,惜乎其英年早逝!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释名》的研究可以分两支:一是台湾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园地荒芜的时候;二是大陆学者,80年代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成果大获丰收。

① 丁山提:《释名释说明书》,北京大学研究生国学门月刊第5~8号,1927年。

② 载《南京申报·真知周刊》,民国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③ 齐佩瑑:《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09页。

台湾方面就我们所见所知仅专著就有6种:胡楚生《释名考》,方俊吉《释名考释》、《音训与刘熙释名》,李维棻《释名研究》,包拟古《释名单声母及复声母之语言学研究》,徐芳敏《释名研究》等。综而观之,这些著作传统训诂学的色彩比较明显,内容主要还是围绕《释名》的作者、版本、校勘、体例、训释条例、声训来源等进行探讨,虽有对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及社会文化价值的评说,但鲜有专门从语源学角度去评价其地位和价值的。其中徐芳敏《释名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最大的突破是用系联法对《释名》声训的可信度逐条进行了验证,从而得出了其声训主观性太强、多不可信的结论。^①

大陆这五十多年来专以《释名》为对象的研究论文约有六十多篇,其中大多数发表在80年代以后,另外有一批训诂学和古汉语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含有对《释名》评价的内容。六十多篇论文按其主体内容来分大致有这么几类:

第一,研究《释名》体例或者训释条例的,主要有:周祖谟《书刘熙释名后》(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杨树达《释名新略例》(载《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辛丑《〈释名〉训释条例略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刘兴均《〈释名〉声训的诠释方法和训释条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等。这些成果在清儒顾广圻《释名略例》和台湾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发凡起例的精细与科学性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宏观评价《释名》成就与缺陷的,主要有:赵德宣《刘熙和他的〈释名〉》(《中国语文》1956年第11期),赵振铎《刘熙〈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语文园地》1985年第12期),卢烈红《〈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张希峰《从〈释名〉看刘熙在词源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6期),刘兴均《对〈释名〉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南都学坛》1996年第1期),王卫峰《试论〈释名〉的语源学价值》(《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1

^① 徐著为硕士论文,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得一见,此据赵奇栋:《建国以来对〈释名〉的研究》,载《枣庄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期),侯丽英《浅论〈释名〉的语源学价值》(《松辽学刊》2000年第1期),邓文彬《中国古代词源学的建立与刘熙〈释名〉的地位和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等。这些文章或者从语言学角度,或者从语源学角度评价《释名》的成就、历史地位及其局限,观点大都褒多于贬。

第三,较微观地分析研究《释名》声训的得失的,主要有:刘兴均《筌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声训系联中看〈释名〉在名物探源上的创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茂康《试论〈释名〉中可取的声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试论〈释名〉中不合理的声训》(《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0期),郝士宏《〈释名〉的声训与推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茂康《〈释名〉中构成声训二词间的意义联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等等。

第四,从《释名》声训研究汉代音韵的,例如:张清常《〈释名〉声训所反映的古声母现象》(《训诂研究》第一辑,1981年),祝敏彻《〈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茂康《〈释名〉声训所反映的古音现象》(《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等。

第五,从词汇训诂方面研究《释名》的,例如:崔棠华《〈释名〉的声训及其训诂价值》(《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陈焕良、王君霞《论〈释名〉含声训字复音词》(《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芮东莉《试论〈释名〉中同义词的收录和说解》(《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茂康《〈释名〉词语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等等。

第六,从方言角度研究的,例如:李恕豪《刘熙〈释名〉中的东汉方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华学诚《论〈释名〉的方言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等。

第七,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卢烈红《〈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刘兴均《从〈释名〉看汉人的思维特征及其文化背景》(《文科教学》1993年第4期),周国杰《〈释名·释形体〉的文化阐释》(《东方丛刊》1995年第4期),等等。

此外还有从辞书编纂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另外在专著中对《释名》有过较深入全面讨论和评价的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姜聿华《中国传统语言学要籍论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语源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及一批训诂学和训诂学史论著作。总之,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释名》进行了全方位的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很多,进展很大。

二、《释名》研究的不足和本书的研究内容及目标

通过对《释名》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和对研究现状的考察,我们得出以下基本认识:学术界对《释名》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走向全面,对它的性质认识越来越清楚,评价越来越客观真实。最重要的转变有两点:第一,由以前把它当成《尔雅》一类的训诂学著作来研究转变到作为语源学著作来研究(分界线大约是“五四”时期),这表明对《释名》的性质把握准确了;第二,由以前比较宏观笼统的、单一性的研究,以及举例性的论述评说,转变到全方位的微观的研究和穷尽性的定量定性的考证论述(这是进入80年代以来才有的转变)。研究方法的转变也提升了评价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这种转变是随着汉语语源学学科的发展而完成的。

但审视学术界对《释名》研究的现状,目前还是单篇论文多,全面集中研究的专著很少,80年代以后正式出版的专著笔者尚未见到。^①就目前见到的研究论著来看,我们觉得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虽然对《释名》的语源学性质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对于它到底是推源还是系源,认识还不十分清楚,至少认识不统一;

第二,由于过去把《释名》看成《尔雅》一类的有辞书性质的训诂书,加上它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理论阐释,所以它在语源学理论

^① 得知有刘兴均、张希峰、郝士宏等人的硕士论文为研究《释名》的专论,可惜未见。王国珍博士的学位论文为《〈释名〉语源研究》,2005年暑期从任继昉教授手中借得打印本时,本书已完成初稿,恨相见晚矣!

上的贡献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论者也很少加以深入探讨;

第三,人们一般只看到《释名》推寻事物得名之由的方法就是声训,而学术界对于声训法又常常有人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因此对于《释名》在语源研究方法上的成就和贡献认识严重不足——不仅对声训法本身评价有失偏颇,而且对《释名》在语源探求方法上的其他重要贡献认识不足,缺少历史的眼光;

第四,虽然学术界已有对《释名》训释的逐条验证,但目前对其语源探索的具体结论的可信度和正确率仍然众说纷纭,差别很大,这固然是正常现象,但在语源学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是需要有接近真实的评判,需要了解到底哪些结论是可信的,哪些是可疑的;

第五,对《释名》的失误和局限性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认为它“滥用声训”,“随心所欲地解释事物得名的所以之意”,“结论多不可信”,等等,尚缺乏对失误背后的原因的深刻揭示,缺乏在汉语语源学发展历史背景下对《释名》局限性的全面准确的分析。

鉴于以上认识(限于水平,这些认识不一定正确),本书试图主要从汉语语源学的视角,通过对《释名》语料的全面考察和对其所推语源的逐条验证,确认其可信从的声训和语源阐释;在传统语言学和汉语语源研究历史的学术背景下,深入发掘和总结《释名》在语源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成就与贡献,同时也分析它的失误与历史局限,以期对它在汉语语源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它的体例、训释条例等方面的特色进一步加以挖掘归纳,对它在汉语词汇学和词义学方面的语料价值也辟专章加以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真正认清《释名》的价值和地位,能为汉语语源学的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第一章 刘熙和他的《释名》

世所流传的各种刊本《释名》皆题汉刘熙撰，则刘熙著《释名》应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由于《后汉书》不载刘熙事迹，而其《文苑传》载有刘珍事迹，言其“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云”，于是引起了后人对《释名》一书作者的怀疑，乃至聚讼纷纭，故不可不辨。

第一节 今本《释名》的作者

由于史籍载刘熙和刘珍均著有《释名》一书，故刘熙与刘珍是什么关系，二《释名》是同名异书还是本为一书，如本为一书则到底为谁所撰，均成了讼案。

《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韦昭狱中上辞曰：“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

《颜氏家训·音辞篇》：“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字音耳。”刘熹当即刘熙。

《隋书·经籍志》：“《释名》八卷，刘熙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并与《隋书》同。

又《中兴馆阁书目》：“《释名》，汉征士北海刘熙字成国撰，推揆事源，释名号，致意精微。”（见《玉海》四十四）

《崇文总目》：“《释名》八卷，原题刘熙，即物名以释义，凡二十七目。”

《直斋书录题解》：“《释名》八卷，汉征士北海刘熙成国撰。”

《文献通考·经籍考》：“《释名》八卷，陈氏曰汉征士刘熙成国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释名》八卷，汉刘熙撰，凡二十七篇。”

则自《三国志·韦曜传》及《隋书·经籍志》以下，皆明载汉刘熙撰《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与今传刊本合。可知从三国时人起就已重视《释名》，南朝齐时人尚知刘熙撰《释名》。

至于刘珍撰《释名》，除了《后汉书·文苑传》所载之外，尚有明代人郑明选《秕言》亦主此说：“（刘珍）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云。”显然，此说实出范书。

史载有二《释名》，而世传仅一，故后人对二书及二刘的关系有许多说法，兹举数端：

二名一人说。清人赵怀玉《广释名序》云：“每怪范史无刘熙名，唯《刘珍传》云珍纂《释名》三十篇，辨万物之称号。今《释名》仅二十七篇而有亡篇，若并之宜合三十篇之数，珍与熙岂即一人与？”

误熙为珍说。清人毕沅《释名疏证叙》曰：“《后汉书·刘珍传》言珍纂《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今《释名》二十七篇，见有亡篇，安知非本三十篇也。或刘珍别有《释名》，而已亡与？或蔚宗闻之不审，而误以刘熙为刘珍与？”毕沅又在他的《释名补遗》内注云：“范蔚宗《后汉书·文苑列传》称刘珍撰《释名》三十篇，窃意蔚宗误尔，当是刘熙。熙之《释名》盖三十篇，后有亡佚，则或据其见存之篇以改自叙之三十为二十七尔。”

二人相踵说。毕沅又主此说，他在《释名疏证序》中认为刘熙是汉末或魏受禅以后之人，“疑此书兆于刘珍，踵成于熙，至韦曜又补官职之缺也”。此说与前说并无矛盾，毕氏是以为刘珍、刘熙为二人，各有《释名》一书，但二者有相承关系。今存之《释名》为刘熙所踵成，故以为范晔所载之《释名》当即刘熙所撰成之书，疑珍为熙之误。

二人祖孙说。此说在毕氏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刘珍、刘熙有亲族关系。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按《湖广旧志》云：‘刘珍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刘熙序之。’然考熙自序止二十七篇，亦绝不言前人有是作，岂今本刘序非全文，佚其本末与？序末有云：